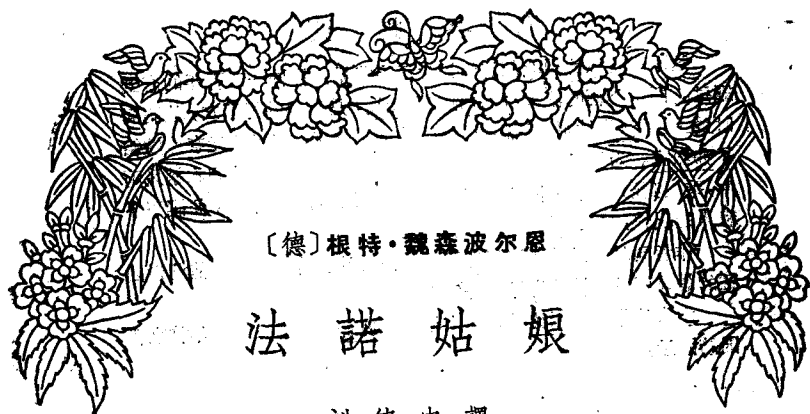


法諾姑娘

根特·魏森波尔恩著



〔德〕根特·魏森波尔恩

法諾姑娘

刘德中译

新文艺出版社

· 1957 ·

Günther Weisenborn
Das Mädchen von Fanö
根据 Aufbau-Verlag Berlin 1955 年版本译出

法 諾 姑 娘

〔德〕根特·魏森波尔恩著

刘 德 中 译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書 号 1430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 5 13/16 字数 107,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9,000 定价(6) 0.48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小说以德国北部的漁民生活为背景，描繪一对青年的恋爱经过。两个年輕的漁夫，伊普克和弗烈克，是知心的好朋友，他們同时爱上了“法諾姑娘”巴蒂。巴蒂爱的是伊普克，但出于无奈地嫁給了弗烈克。为了巴蒂，他們兩人終于成了死敌。最后，他們在暴风雨中，乘船到海上去决斗，但因为听见一艘貨船的求救信号，便擱下了私人的仇恨，奋身去搶救遇难的船員。

作者同时生动地描写了德国北部漁民的艰苦生活，和他們对凶猛的暴风雨及无情的海洋的斗争。

本書的作者是西德进步作家根特·魏森波尔恩，1956 年曾来我国訪問过。

1

怒海的漁夫

伊普克

娶了仙女

安根絲，

但很快就討厭她了。

这儿正是盛夏。羊群在温暖的风中吃草。前园里長着鮮艳的翠菊和桂竹香。蜜蜂嗡嗡地叫着。天空从来没有象这样藍过。

到禮拜堂去的男人們，并不大声說笑，但他們間或拔起一根草。女人們圍着黑色头巾，直挺挺、阴沉沉地在明晃晃的太阳下走着。瞧呀，在头巾下面，女人們的臉上也露出庄严的神情。站在禮拜堂門口聊天的人們，忽然沉默了。这时，安根絲——爱夢想的人老是夢見的安根絲——来了。她輕輕地走来。她的銀首飾閃閃发光，但她的一双深沉的眼睛更明亮。她窘迫地微笑了，走到阴暗凉爽的門口去。

哟，瞧呀：別的女人跟着她进去了。她們的嘴是倔强的，身子象木头一样僵硬。你們瞧瞧她們的沉重步伐，瞧瞧

她們枯瘦的肩膀和搖擺的臀部吧！接着，男人們跨着小步進去了。他們脫下了帽子，在晒黑的臉上露出漁夫蒼白的額頭。風琴開始奏樂了。

海边的居民要听牧师的說教嗎？咳，他們并不要听。他們要听风琴庄严的音乐嗎？也不要听！彈琴的教师尽可以用蒼白的手指抱住牻牛儿花的花盆。天呀，他們要听的是大合唱。那时，禮拜堂里的人都大声唱起来。那时，漁夫阴沉的臉就会开朗起来，他們便开始亲自和蒼天談心。这样好多了。这样，男人們覺得自在些。女人們也放大嗓子，快乐地唱贊美詩。这就是漁村的歌声。

是的，男人們向蒼天歌唱，就好像他們在船上大声发号施令一样。天呀，他們并不低声地唱。他們把漁網拋向天空，并且唱：嗨呵！他們看見咆哮的雷雨迫近了，就吼叫：解开帆索！当船靠近天然的碼頭时，他們便叫：拋錨！这都是男人們所唱的。

这时，人們都深深地感动了。在默讀贊美詩的时候，他們好象还在心底里歌唱似的。男人們在唱完歌以后就用劲地咳嗽几声，并且冷冷地回头看一下。他們不要鄰居認為他們剛才有些感动了。那还了得！不，他們因为习惯了，才跟着大家哼几声罢了。

如果只这样唱唱，大合唱听起来会象弗里斯海①的浪濤声一样單調。但大家忽然沉默了，沉思地望着自己的手。

① 弗里斯海——就是德国和荷蘭北部的海，总称北海。

在风琴旁，好象有仙女唱起歌来了。

当安根絲唱歌的时候，人們飽經风霜的臉上的冷酷表情就会消失。中午的太阳能够使海水变得温暖；同样地，这仙乐般的歌声使忧郁的人們快乐起来了。眯縫着的眼睛睜大了，僵硬的嘴变得松软，并且張开了。礼拜堂里的人想起了死亡和永生。忽然，大家都成了兄弟姐妹。是的，兄弟，我們將帮助你。你到我这儿来吧。我的錢就是你的錢。亲爱的兄弟，来吧。亲爱的姊妹，坐下吧……

說了“阿們”以后，大家在礼拜堂前面站了好久，聊起天来。安根絲和她的两个女朋友走来了。三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本贊美詩集。贊美詩集包在一条有花边的絹帕里。她們轉了身，就走了。

忽然，来了一个男子汉。他看起来比礼拜堂的房頂还要高。他的眼睛象魔鬼的眼睛。他露着牙齿笑。这就是伊普克。

“你好，安根絲！”他叫着。

“你好，伊普克，”她一面回答說，一面朝另一条路看。

他走过来了。大家都往这边看，但他們假裝什么也沒有看見。关于伊普克流行着很多可怕的傳說。这些傳說使姑娘們的心怦怦跳。現在，伊普克竟和安根絲握手了。人們都在想：瞧，他和她握手了。

“你唱得真好，”他說。“我在外面听見你唱，就把我烟斗里的火敲灭了……”

“哦？”她說。她手上的絹帕微微地抖顫着。

“我跟你一块去吧，安根絲。”

人們清楚地看見安根絲怔住了。

这个强壮的男人，这个粗野的、晒黑了的莽汉，只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笑。他干脆跟着她去了。

“瞧，他跟她一块走了，”往这边看的人都这样想。

他們倆在高高的堤壩上走去，下面是海水和平地，上面是天空。看起来，好象在那儿，在风中，走着地球上的第一对伴侣。男人是高大的、笑嘻嘻的；姑娘是美丽的、羞答答的。

她忽然站住了說：“你不要跟瑪烈一块回去嗎？”

他笑了笑。是的，在这高堤上，他象父亲一样温柔地笑了笑。他只說：“咳，安根絲！”但她象打雷时的野兽一样惶恐不安。

“来吧，”他說。他們从堤上下去，走向海边，在淡藍的翠菊叢旁站住了。草在海风中战栗着。現在，她看不見別人了。村子在堤后面不見了。

这时，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。

“别这样，”她呻吟着、哆嗦着，在他的手下畏縮成一团。青筋在她的耳朵下面明显地跳动。她的头发在风中飄舞閃耀着，她不是一个有經驗的女人。

“我的門把老是沒有光澤，”伊普克說。“我离开家以后，爐火就要熄灭。沒有人替我上鐘。当我从船上回来的时候，沒有人站在門口对我笑。”

站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哆嗦的、苗条的、雪白的少女。是

的，他把她用網捉住了。現在，他正把她從陰涼的深海中拖出來。她因為離他這樣近，所以感到頭暈。

這時，他象男人們習慣的那樣，伸出了兩隻手。他的龐大的、晒黑了的的面孔湊近了她。他吻了一下她蒼白的嘴唇。這是在一個夏日發生的。這一天和許多別的夏日一樣。

*

在一個女人跟一個男人訂了婚以後，別人就不給她摘桂竹香了，也沒有人幫助她提魚桶。村里的人都歪着嘴批評她：即使她歌唱得好，但馬鈴薯的皮，她削得可厚哩。告訴你，她家的櫥架上灰塵有一個手指那麼厚。她還要擺架子哩。咳，她過去一直就有點神經病。

那個男人也忽然一文不值了。我告訴你，那傢伙愛打架，又是個醉鬼。在他給人絞死以前，他一定會把她折磨死。他是個流浪漢。他慣於誘騙純潔的姑娘們。就是這樣。

夏至節快要到了。有一天中午，伊普克把禮服上的灰塵刷去，便到安根絲家裏去了。村里的男人們和女人們聚集在那兒。安根絲穿着一件白衣服，坐在他們當中。她的頭上戴着弗里斯蘭新娘們所戴的古老的銀冠。

接着，大家排了長隊，從堤上到禮拜堂去。風琴嘖嘖响，人們在歌唱，鐘在叮當响。當安根絲和伊普克從禮拜堂裏出來時，他們已經是一對終身伴侶了。

安根絲踏進了丈夫家的大門。這時，她血管里的每滴血和她身上的每根毛髮都屬於高大的伊普克了。他們爬上了樓梯，進了臥房。臥房里點着六支黃色的蠟燭。當蠟燭

被吹灭的时候，安根絲觉得伊普克身上的每滴血都属于她。是应该这样的。

天黑的时候，星光从窗口照进来。白天，邮差有时在玻璃窗上敲几下；有时，烏勒克老伯把头伸进来，叫一声“你好”！

是的，窗戶老是很忙。它一会儿打开，一会儿关上。它不仅需要遮雨；当房子的主人伊普克罵炎热的太阳时，它还需要防备蜜蜂和蒼蝇飞进来。接着，窗框上的玻璃变得蒼白了。它擋住了秋天金黄色的落叶，使它們在外面飘落。

在十月里起暴风时，窗戶的工作最艰难。当凶猛的东北风扑在房子上的时候，就要硬碰硬了。男人又坐船出去了。窗戶尽量設法不要給暴风打坏。但这也是事实：蒼白的女人安根絲常常帮助它。她坐在窗戶旁边，睜大了眼睛。因为她这样关心它、窗戶感动了。它发誓宁願粉碎，也不向暴风屈服。

可是也必须指出：在落雪和起暴风时，当亮晶晶的冰柱从屋檐上挂下来的时候，窗戶的煩惱特別多。是的，只要我們注意地观察一下，就会发现，在結婚的生活中，尤其是在冬天，窗戶起很重要的作用。

*

可是，結了婚的人并不注意这一点。他們站在珐琅爐旁。在这儿，他們的妻子老是煎臘肉和馬鈴薯。丈夫吹着口哨，听起来好象金鶯在鳴唱似的，但妻子的臉色蒼白。他在談关于漁網、青菜和他的朋友弗烈克的事。但他的妻子

的臉色是蒼白的，她靜默着。

他忽然吸了一口气，大声叱咤她：該死，她應該張開嘴說話呀。他再也不願意和一條魚同床了，不願意在火爐旁看見一張象牛奶一樣白的面孔，不願意看見她老是眨眼睛和咬牙齒。該死，他希望她至少說一聲“不”或者什麼別的話。她老是說“是的，伊普克”。他听厭了。只有杜先桑的燒酒能够安慰他。“你懂嗎？該死！可惡……”

你們瞧呀！他的臉多么紅，他忽然多么憤怒！這個男人發瘋了嗎？他為什麼忽然嚷起來了？

“喂，你把臘肉放在我面前，並不就算盡了你的責任！我家里要有個有血有肉的人。你只配做書本里的人物。喂，你注意呀！”

他拿起了茶杯，把它扔在地板上。茶杯的碎片散在地上，柄落在一邊。他躊躇地往地上看了看，向她翻了翻白眼，使勁地關上門走了。

*

如果我們有一個好朋友，並且跟他一塊坐在酒館的桌旁，我們就可以把心事告訴他。就這樣，伊普克開始控告他的仙女：

“唉，弗烈克，告訴你，我家里有個仙女。你能够吃到一個仙女煎的臘肉嗎，弗烈克？你不能够。在夜里，你能够跟一個仙女躺在一間屋里嗎？她就象一個普通的人一樣仰臥着，一聲也不响。她那麼好看，使得你在半夜還閉不上眼睛……”

“你能够这样嗎，弗烈克？”

“当她洗臉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見一个亭亭玉立的女人。她的皮肤又滑又細。問題就在这儿，弗烈克，她不屬於这个世界，跟我在一起尤其不适合。

“就是这样。

“当我把酒杯举起来的时候，你瞧，她的眼睛就露出可怕的神情。她把我看透了，好象我是玻璃一样。

“于是我又把酒杯放下去，弗烈克。

“这算是什么生活？我問你，弗烈克，这会有什么結果？

“你以为她会說話嗎？她間或說‘是的，伊普克’，就完了。

“一个人不能一輩子踮着脚尖、挺着身子走路。

“今天中午我失手丟了一只茶杯。是的。她把眼睛睜得象爐口一样大。这成什么話呀，弗烈克？”

“为了一只失手丟下的茶杯……！”

伊普克坐在桌旁。他非常悲伤。人們从来没有听见他說这种話。他很激动。他不停地要燒酒，弄得肥胖的老板杜先桑簡直忙不过来。門上挂着烏籠，一只金絲雀在烟霧中唧唧地叫着。低矮的酒吧間里，充滿了濃烟和喧嘩。一群穿拖鞋的漁夫坐在大桌子旁玩紙牌。

誰也不会想到伊普克的朋友这一輩子还会碰到这样的难题。正因为跟这些粗汉交了朋友，才会遇到这种事情。弗烈克一直是个比較迟鈍的人。他曾和伊普克一块学算术、抽烟、捉比目魚和追求姑娘們。他們好几次互相救了性命。現在他們成了生死之交。他們共有一只船：“TH 12”。当他

們倆從門口進來時，吹牛的人就會靜下來，姑娘們就會緊張起來，並且回答不相干的話。

有一次，弗烈克用一只板凳把杜先桑酒吧間里的人都趕出去了。他把最後一個暴徒從窗口扔出去，弄得他現在有了一只木假腿。

還不止這些哩。弗烈克就是這種人。

比如，有一次弗烈克去買染料，在富雷斯特碰到了三個胖紳士。他騎着自行車，沿着草地上的小徑駛去。一個胖紳士站在路中間，往草和蒲公英上小便。弗烈克本來可以等一下。但他和那個人說了幾句話以後，就一拳打在胖子的牙齒上。弗烈克的拳頭象兩塊鋪路石一樣重。那個人立刻昏倒在草地上。這時，兩個胖紳士吼着跑來了。弗烈克把他們都從牆上扔到托姆森家的有刺的醋栗叢中去。

接着，他給自行車打足了氣，騎走了。當瑪特伊絲的結婚行列，搖着鈴，打着鼓，經過這兒時，人們在醋栗叢中找到了這三位紳士。他們完全糊塗了，竟以為這是出喪的行列，所以把帽子脫了下來。

挨過弗烈克打的人，是會變得這樣糊塗的。

不用說了：釣魚的時候，弗烈克的運氣好極了。他能夠在風中嗅到鯉魚的氣味。

如果他在海上說：“我們可以試試在左舷撒網”，那末一定有一群銀色的鯉魚在左邊深水里游過去。就這樣，他很快付清了自行車的最後一期欠款。

你們以為弗烈克不會把這些事講出來嗎？他一分鐘都

不肯靜默！他在杜先桑的酒吧間里高声夸耀自己。他放大嗓子吹牛。他把自己的赤条条的胳膊和漁妇的大腿比較，象个傻瓜那样讓男人們捶打他的象鉄一样硬的肚子。

他是个象棵大树一样的男子汉。他的心和冰一样明朗和純洁。但他的腦子恐怕連一只茶碗都盛不滿。他崇拜他的朋友在碰到危險时那种沉着的神态和可怕的微笑。

他們老是在一块儿走。弗烈克是个巨人。他的肩膀象屋脊，脖子好象是用磚头砌建的一样。这个男子汉生在海边，也將死在这儿……

无家可归的伊普克在他的旁边显得象一支矛那样細長和灵活。他象个道地的海盜，并且保持了古代威金人①的凶猛。只要人能够呼吸的地方，他都可以去。但他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。他到处找寻通向海港的道路。他的眼睛象粘魚的一样不宁静。

你想想看：伊普克現在竟坐在杜先桑酒館的窗帘旁。他抱怨着，还在喝酒。弗烈克第一次看見他这样。他不知所措地吹口哨。

“仙女？”弗烈克問。他惊愕地把啤酒倒在嘴里。

“我應該怎么办呢？”伊普克叹着气說。能干的伊普克竟向弗烈克討主意！天呀！弗烈克抖顫着喝完了剩下的啤酒。

在对面，人們喧嚷，把紙牌用勁地扔在桌上。肥胖的、臉发青的杜先桑在櫃台后面打瞌睡。在打瞌睡时，他老是

① 威金人——指古代北欧的日耳曼人，他們在8—10世紀劫掠欧洲的西海岸。

从眼皮下面偷看。只要屋里有个杯子空了，他就用雪白的小指头默默地向那边指一下。于是他的女儿佛丽格就把杯子拿来，盛满黄啤酒。

她从桌上拿去了弗烈克的杯子。这时，弗烈克正在说：

“是呀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女人有的是，但有理智的女人很少……”

伊普克瞪着眼睛向窗外看。外面在飘雪，雪花粘在玻璃上。此外，他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我看问题在于你爱不爱安根丝。是的，问题就在这儿！”

伊普克的脸有点红了，因为别人竟敢谈论他的妻子。

“咳！”他咕嘟着，并且玩弄啤酒上的白沫。“我不知道。不，我不知道……”

现在弗烈克的脸红了。怎么？他们俩在一间屋里睡觉和吃饭，却不知道彼此是否相爱！真奇怪！

善良的莽汉怎么也不明白这桩事。有一个女人。她可爱，她会做饭，她爱你。好罗！来吧，安根丝宝贝，一切都好啦！但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伊普克竟不知道他爱不爱她。在谈到她的时候，他不是用过亲切的字句吗？真该死！

这时，伊普克开始小声说话，好象他对肩膀后面的一个人讲话似的……

“告诉你，有时一个人会感到非常孤独，并且觉得自己不了解世界上的人……”

弗烈克一直了解每个人，但他沉思地点了点头，把烟斗

銜在牙齒上。

“……因为有一些女人，我們无法了解。她們站在門口默默地对着你笑。門敞开着，請进来吧！”

“还有一种女人藏在堡壘里。她們非常謹慎。她們用漂亮的头发式样和搽胭脂的皮肤来馴服你。可是，她們的条件多极了，就象分期收款的商店一样。她們才不奉送自己。不，她們事先还要精明地討价还价哩。”

“第三种，弗烈克，就是那些嘻嘻哈哈、跳跳蹦蹦的女人。一个女人必須灼伤你的手指，要不然，她只能当你的助手罢了。她每天早上都应该不一样，仿佛她是一百个不同的女人似的。那时，你家里就会充滿了女人，而且你眼前都是女人了。啊，弗烈克……”

弗烈克什么也听不懂，但他装出明白人那种关心的样子傾听着。当他拿起啤酒杯的时候，他激动地翹起了小指头。

“当然罗，”伊普克繼續說，“一个女人不可能十全十美。你懂嗎？”

弗烈克自然懂。可是他不明白怎么能講这样多关于女人的話。

“告訴你，一个仙女会使你变得軟弱，于是你就完蛋了。那时，你要穿拖鞋了，在中午吃牛奶。就是这样。”

“当然罗，”弗烈克回答說，“就是这样。可是，你家里虽然有个这样奇怪的仙女，你也不应该太伤心呀……”

伊普克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便出去了。弗烈克莫名其妙

妙地望着他。

接着，弗烈克罵他的老朋友是畜生。誰也不知道弗烈克为什么罵他。弗烈克自己也不知道……

*

从这天起，安根絲就不在家里唱歌了。当伊普克早上醒来时，他的被子上最多放着一只金黄色的苹果。

难道这不算是語言嗎，伊普克？

难道我們真无法了解一个会唱歌和在被子上放黄苹果的仙女嗎？但伊普克的心变硬了。他說，春天快到了。他不願意在家里老是过圣诞节，請你注意，不願意別人送苹果和別的东西来。

从此，他很少在家里过夜。你要什么？帆船里有个小仓間。当你躺在仓里的时候，就会听见波浪打在船壁上的声音，于是你就会做梦。这时，巨大的、黑黑的弗烈克坐在舵旁，把脚抵在系船樁上，从牙縫里吹出烟来。沉重的船在夜风中搖晃着，向前駛去。

船上只有男人，所以是靜悄悄的。他們只是粗暴地喊着漁夫們在收網和分魚时通常喊的話。魚的肚子是銀白的。

鱈魚放在这个仓里，比目魚放在那个仓里，鱗魚放在另一个仓里。然后，我們瞧瞧在市場上魚可以卖多少錢。这些海盤車真可惡！把它扔在船壁上，撞碎它！每天都是这样。

啊，当狂风卷起玻璃般的巨浪，猛扑在船帆上时，可真妙呀！那时，該死，船越来越傾向一边。桅杆軋軋响。船飞